第一章　庶女替嫁入王府

「吉時已到——」

喜娘的吆喝聲在院門外響起，池螢被一頂大紅鴛鴦喜帕覆面，在此起彼伏的鑼鼓聲與賀喜聲中踏上了迎親的喜轎。

昌遠伯府至昭王府，從城西到城東，隔著大半個京城的距離，花轎一路顛簸搖晃，嗩吶奏出的喜樂卻似在早春凜冽的寒風中染了悲色。

一路上圍觀百姓的議論聲不絕於耳。

「自家千金嫁給一個雙目失明的瘋子，虧這昌遠伯夫婦還能笑臉迎客。」

「昭王性情暴戾，據說折磨人的手段殘忍至極，這池家千金嫁過去只怕也是香消玉殞的命！」

「那也未必，聽說昭王身受重傷，性命垂危，今日連接親都沒能親自前來，這姑娘嫁過去直接守寡也說不準……」

眾人七嘴八舌地議論著，甚至還有人打賭這姑娘能在昭王府苟活幾日。

殊不知這喜轎內的新娘子根本不是昌遠伯府嫡女池穎月，而是養在莊子裡庶出的三姑娘池螢。

大紅蓋頭輕輕搖曳，少女皓若凝脂的芙蓉面掩在其中。

池螢端坐轎內，一舉一動保持著伯府嫡女應有的端莊氣度，只是攥緊帕子的蒼白玉指還是洩露了她的惶恐不安。

如何能不惶恐呢？

伯府棄養的庶女，被家裡偷梁換柱，頂替嫡姊嫁給那位惡名昭彰、半條腿踏進閻王殿的煞神，換作誰也做不到鎮定自若。

出嫁前嫡母殷氏給娘餵了幾日既濟丹，纏綿病榻多年的娘肉眼可見恢復了些許氣色，池螢便知這門親事她是非嫁不可了。

娘本是父親昌遠伯的妾室，七年前因她玩鬧時衝撞了懷著身子的殷氏，竟致其小產，父親勃然大怒，不由分說地朝她與娘揮鞭。

到底有沒有衝撞嫡母的孕肚，害死嫡母的孩子，她可以確定沒有，她根本就沒有碰到殷氏的肚子！可是沒有人信她的話。

娘死死護著她，生生受了四十鞭，送去莊子的時候幾乎沒了半條命，自那之後身子便每況愈下，去年冬天險些熬不過去，她騙過看守的婆子跑出來，回伯府向他們磕頭求藥，孰料殷氏見到她這張臉卻有了旁的主意……

池螢閉上眼睛，攥緊的指甲狠狠嵌進掌心，時至今日，她與娘還在為那樁並不存在的過錯付出代價。

傍晚，迎親隊伍緩緩停在昭王府外。

鑼鼓聲和喧鬧聲漸消，取而代之的是王府護衛整齊凜肅的步伐聲，以及冰冷刺耳的兵器摩擦聲。

池螢下了喜轎，再無心思索其他，凝神屏息，一顆心提到嗓子眼，生怕被人揭穿

Crescent

身分。
好在只是尋常的巡邏，並未有人起疑。
很快有人走近上前，開口是一道溫和帶笑的婦人嗓音，「王妃，奴婢是端妃娘娘身邊的瓊林，特來迎接王妃。」
池螢掌心冷汗直冒，聞言才微微鬆口氣，儘量穩住嗓音，「多謝瓊林姑姑。」
瓊林道：「昭王殿下重傷未癒，今日無法親迎，端妃娘娘又臥病在床，只宜靜養，因此府裡也沒有大宴賓客，還望王妃見諒，來日殿下與娘娘定會補償王妃的。」
池螢輕輕頷首，表示理解，她本就是替嫁，無所謂風光體面，恨不得當個透明人才好。
可或許是她的態度過於輕描淡寫，瓊林反倒對這位新嫁的王妃多瞧了一眼。
本以為王妃門第雖不顯，但好歹是嬌生慣養的伯府千金，以殿下的現狀，這些高門世家的小娘子要麼哭哭啼啼不肯嫁，要麼便該嫌怪王府禮數不周、怠慢新婦，沒想到王妃竟坦然接受一切，嗓音溫溫軟軟，彷彿沒有半分脾氣，這倒與先前打聽到的消息不太一樣。
去年皇帝賜婚，端妃也曾命人打聽過這池家嫡女的為人，都說她性子驕縱，在府裡頤指氣使仗勢欺人是常有的事，只這幾個月在府裡待嫁，深居簡出，倒沒有聽到什麼消息，想必是伯府請人好生教導過，這才改了性子。
不管怎麼說，性情溫順總歸是好事。
「王妃當心腳下，裡面請吧。」
池螢微微頷首，在喜娘的攙扶下入府，按部就班地跨馬鞍、跨火盆，移步踏入王府內宅。
至此，大婚儀式就結束了。
沒有拜堂，沒有賓客，更沒有坐床撒帳、飲合巹酒這些繁複的成親儀式，甚至連新郎都沒有。
喜娘替她摘下蓋頭，池螢看向空蕩蕩的婚床，反倒暗舒一口氣。
瓊林從屏風外進來，見到的便是一張曄若春華的美人面。
面前的新婦眉如春山蹙黛，眸若秋水橫波，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嫣紅飽滿的唇瓣比那緋豔如霞的喜帕還要靡麗三分，實是嫋嫋婷婷，千嬌百媚。
縱是身在深宮二十餘載，見識過美人無數的老人，此刻也滿眼驚豔。
瓊林循著她的目光看向空無一人的婚房，趕忙解釋道：「此處為漱玉齋，王妃且在此暫住，昭王殿下如今在東邊的雁歸樓養傷，待傷勢好轉自會與王妃早日圓房。」
池螢略一頷首，「勞煩姑姑。」
留意到瓊林微微意外的神色，她才反應過來，自己是不是過於平靜好說話了？不光對這門親事毫不在意，甚至對昭王的身體也漠不關心。
到底頂著池穎月的王妃身分，怎能對自己的「夫君」不聞不問，池螢斟酌片刻，終於開口關心道：「昭王殿下……還好嗎？可知是何人所傷？」
瓊林欲言又止，歎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
池螢心中隱隱也猜到一些。

Crescent

她這些年都與母親薛姨娘在莊子上生活，兩耳不聞京中事，那些朝堂傾軋於她而言太過遙遠，直至替嫁前夕，父親和殷氏才向她簡單提及了昭王府的現狀，以免她一問三不知。
這還得從昭王戰死的兄長定王晏雪霽說起。
定王為皇長子，文武雙全，素有賢王之名，卻在五年前出征西域時被亂箭穿心而亡，端妃承受不住喪子之痛，就此患了癔症。
昭王出宮開府後端妃也得永成帝允許出宮將養，母子二人同住昭王府。
可就在去年，定王戰亡的真相浮出水面，原來是榮王勾結定王麾下戰將，將其引至敵軍埋伏之中，致使這皇位最有力的競爭者戰死沙場。
而昭王便是在徹查兄長死亡真相的過程中被榮王設計追殺，毀去一雙眼睛。
昭王重傷失明，端妃半癡半癲，而她又恰恰與嫡姊池穎月生得七分相似——這便是她一落魄伯府敢在天子腳下掩人耳目，改換庶女替嫁的原因。
只是池螢想不通的是，昭王如今雙目失明，徹底無緣儲君之位，端妃又因神志不清、言行無狀，幾次衝撞永成帝，母子二人已然失了聖心，卻不知何人還要趕盡殺絕。
見她三緘其口，池螢也不再追問，表達過對昭王的關心足矣。
瓊林朝外招手，便有一名僕婦並四個丫鬟上前躬身施禮。
為首的僕婦年近四旬，窄眉圓目，穿一身青綾襖子，舉手投足間盡顯俐落妥帖，身後四個丫鬟俱是清一色的髮髻和衣著，瞧著亦是整潔幹練。
瓊林介紹道：「這是芳春姑姑，往後便由她侍奉王妃左右，協助王妃操持後院諸事。後面這幾人名喚青芝、銀翹、桑枝、佩蘭，往後便由她們伺候王妃起居。」
芳春姑姑上前福身，四個丫鬟也跟著屈膝施禮。
池螢頷首，柔聲叫起。
其實她這次也帶了兩個陪嫁丫鬟，想也知道是嫡母派來監視她的，如今又來五人，卻不好推拒。
她依次掃過眼前這些人，竟不知哪方更加危險。
往後也只能繃緊神經，時時告誡自己，不可有半分行差踏錯，否則這欺君之罪賠進整個昌遠伯府不說，她與娘也必不會有好下場。

晚間，香琴和寶扇替她卸下妝容，緊接著又是伺候用膳、洗漱。
池螢還是很不適應被人侍奉的感覺，這些年她與娘生活在城外的田莊，身邊只有一個洗衣做飯的婆子，娘行動不便，餵水餵飯都是她在辛苦，可如今她在外人眼中是昌遠伯府的嫡女，該是自小習慣了呼奴使婢的生活，她便是再拘謹也要克制住親力親為的衝動，由著她們伺候。
沐浴過後池螢坐在榻上歇息，芳春姑姑拿著一本冊子走進來，「王妃。」
池螢伸手接過冊子，看到那畫上男女顛鸞倒鳳的畫面，忍不住紅了臉頰。
芳春姑姑燈下看美人，只覺得她在暖黃的燭火映照下瑩瑩雪膚被籠上一圈朦朧弧光，竟如新雪初凝，月華流轉，褪去白日儂麗的妝容更顯幾分清水芙蓉般的婉麗，

Crescent

倒襯得那些脂粉都成了俗物。
失神片刻，芳春溫聲道：「圓房的規矩想必伯爺夫人早已囑咐過您，只是咱們殿下情況特殊些，端妃娘娘特意吩咐奴婢同房前再提點您一二，也好助您與殿下早日成事。」
池螢斂下羞赧之色，輕輕點頭。
其實殷氏並未教過這些，只聽聞昭王身受重傷，命不久矣，想必早已不能人道，所以殷氏連房事也沒有耐心教她。
芳春道：「殿下雖雙目失明卻不喜人近身伺候，吃穿洗漱皆是親力親為，行動幾與常人無異，唯獨對床榻之事從無經驗，此前也未曾有過妾室通房，加之眼盲，床笫間還需王妃多加主動。」
池螢越發垂低了眼，她自己都不會，要如何主動……
芳春看出她的羞赧，溫聲道：「殿下眼盲，體會不到常人的快樂，便需要王妃多加利用撫弄、交吻、騎乘等手段取悅殿下，挑起殿下的興致，殿下若願意主動摸索還請王妃配合，找準位置……」
芳春又給她看了幾個容易受孕的姿勢。
池螢翻到的這頁恰好是騎乘，畫面衝擊力太大，她手指輕顫，耳尖至雪頸都染上了紅暈。
與昭王行房這件事從未出現在池螢的預想之中，儘管父親與嫡母為安她的心從未提過昭王狠辣瘋魔的性情，可府裡總有人私下議論，加之池穎月提及昭王便恐慌萬狀的神情，池螢才知昭王是那等殘暴陰鬱的心性。
尤其聽聞他失明之後暴戾更甚從前，從他房中拖出來的女子無不是死狀極慘，是以哪怕如今他重傷不治池穎月也死活不肯嫁，生怕自己也如那些女子般惹怒昭王，受盡折磨而死，而殷氏為了女兒的性命，寧可欺君也要瞞天過海，讓她一個庶女替嫁。
池螢自然也是怕的，可事已至此，沒有她反悔的餘地。
娘的病症急需用藥，否則能否熬過這半年都難說，何況她已經答應下來，此時再反悔殷氏母女豈會肯依，魚死網破都有可能。
可替嫁歸替嫁，並不代表她願意與昭王做一對真正的夫妻，最好連昭王的面都不要見到，那人便重傷不治去了，如此她也好早日脫身，帶娘遠離京城，去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安居養病。
設想很美好，只是不知還要在這昭王府待上多久，今日掩人耳目嫁進來，算是過了第一關。
池螢累了整日，滿身疲憊，夜裡翻來覆去，噩夢連連，一會是殷氏見紅的孕肚，一會是娘鮮血淋漓的後背，一會是嫡姊咬牙切齒的威脅，一會又是臉龐模糊、雙目失明的男人，狠狠掐住她脖頸……

次日一早，池螢起身洗漱，眼下染了一圈淡淡烏青，讓香琴用脂粉遮去了。

Crescent

香琴是殷氏特意撥給她的陪嫁丫鬟，最擅梳妝打扮，經她的手，只一些細微處的勾勒，再飾以池穎月常戴的步搖簪花，竟能把原本的六七分像提到八分，叫人不得不服。
芳春姑姑昨夜伺候池螢就寢，見過她洗盡鉛華的美貌，今日再瞧她濃妝豔抹的樣子，美則美矣，卻有種難言的彆扭，就好像一幅素淨淡雅的水墨，貿然添了華麗重彩的幾筆，反倒失了清韻。
當然，王妃自己喜歡便好，這張臉總歸還是美的。
用過早膳，池螢便隨芳春姑姑前往王府北面的壽春堂，拜見昭王的母親端妃。
介於端妃病情特殊，芳春提前與她通氣，「娘娘本是極為溫柔敦厚之人，只因幾年前定王殿下戰死沙場受了刺激，此後便有些神志不清了，有時會把昭王殿下看成是定王殿下，有時又看成是殺害定王殿下的仇家……」說到這處不知想起什麼，歎口氣道：「不過王妃不必害怕，壽春堂裡裡外外都是護衛，不會讓娘娘傷害旁人或者自傷的。」
池螢頷首，「多謝姑姑相告。」
昭王府畫棟飛甍，古雅肅穆，守衛森嚴，處處都有重兵巡邏。
池螢聽著幽微處盔甲碰撞的聲響，掌心滲出一層薄汗，只覺時時刻刻都在王府耳目之下無處遁形。
心中不斷寬慰自己，她的相貌與妝容已經無限接近池穎月，就算此刻兩人站在一起，便是池府的丫鬟都未必能夠分清，何況昌遠伯府如今落魄，在權貴雲集的京城壓根排不上號，加之池穎月這一年在府裡待嫁，鮮少出門，在貴女圈中也是邊緣化的人物了，而她自己更是在莊子上生活了整整七年，便是與昌遠伯府走得近的親戚人家都未必記得當年被趕出去的薛姨娘和那個犯錯的庶女，昭王府更不會有人能認出她來。
只要不露破綻，她在王府暫且還是安全的。
可池螢還是忍不住緊張，生怕被人瞧出端倪。
芳春似笑似歎，「咱們殿下十三歲就跟定王殿下去了戰場，當年也是意氣風發，所向披靡，只可惜……」
她不忍往下說，眸中流露出淡淡傷感，又瞧向那垂花門外把守的護衛，「這些護衛都是兩位殿下從前的舊部，個個身手了得，如今昭王殿下眼盲，娘娘病弱，王府若不守衛森嚴，總有居心叵測之徒對殿下和娘娘不利，王妃說是不是？」
池螢眼睫微顫，也許是心虛，總覺她言語中透著警醒之意。
儲位之爭兇險異常，昭王府對外定然嚴防死守，而她不過是個剛嫁進來的外人，善惡好歹都未可知，豈能全然卸下防備。
穿堂風拂過背脊，池螢手腳僵冷，只覺那朱紅大柱上盤桓的蟠龍，門外蹲踞的石獅，簷角張牙舞爪的鴟吻，都像兇猛的困獸張開猙獰的獠牙，一口便能將她吞咬得粉碎。
臨近壽春堂，芳春姑姑臉色微微肅重了些，「還有一事懇請王妃謹記。」
池螢道：「您說便是。」

Crescent

芳春歎道：「娘娘體弱，受不得刺激，殿下雙目失明一事，王府上下諱莫如深，娘娘這兩年來又足不出戶，是以到今日還不知殿下病情如何。」
池螢微微愕然。據她所知，昭王已經失明一年多了，端妃娘娘竟還不知曉，這昭王對其母倒是盡孝，否則何必費心隱瞞失明之事。
回過神後她很快頷首應下。
芳春又道：「昨日娘娘昏睡，還不知殿下與王妃未能拜堂圓房，等會見了娘娘……」
池螢明白她的意思，「您放心，我不會說漏嘴的。」
壽春堂坐落在王府花園後曲徑通幽處，與東面小佛堂相連，重重守衛之下幾乎與外界隔絕。
院門外把守的武婢個個手持兵刃，目光掃視各方，如鷹隼般銳利警覺。
池螢心頭暗懸，下意識斂下眸光。
昨日見過的瓊林姑姑很快迎上來，「娘娘正醒著，精神還不錯，方才還念叨著您呢，王妃進來吧。」
該面對的總要面對，池螢深吸一口氣，隨之入院。
比起她想像中的富麗堂皇，壽春堂卻更像一個精緻溫馨的小院，黛瓦飛簷，花木蔥蘢，垂絲海棠的香氣幽幽漂浮在初春微涼的空氣中，鵝黃的迎春花探出漏窗，倚著苔痕斑駁的白牆輕輕搖曳。
想來院子的佈置也隨主人，端妃應該還算是個很好相處的人。
踏入屋門，藥香混著淡淡檀香撲面而來，再往裡走便看到那黑漆五蝠捧壽榻上坐著個清臞蒼白的婦人，鬢髮微霜，眼下泛著病態的青灰，衣著極為素淨，卻不難看出五官端麗，昔日風華猶存，舉手投足間皆是曾經久居上位的從容雍貴。
池螢低下頭，盈盈福身。
端妃沒想到兒媳如此嫻靜姝麗、有禮有節，竟是個好性子的，心中歡喜得緊，「好孩子，快過來給我瞧瞧。」又朝外望去，「七郎怎的也未與妳一道前來。」
昭王晏雪摧行七，說的自是他了。
池螢正斟酌如何作答，瓊林姑姑在旁解釋道：「殿下有公務在身，今早出府了。」
端妃嗔道：「何事能比陪同新婦請安更重要？」
池螢不作一言，照規矩給端妃敬茶，又將自己親手做的安神養心的香囊奉上來。
端妃放下手中佛珠，將那香囊置於鼻尖嗅了嗅，眉頭鬆泛下來，「針腳細密，芳香沁人，妳有心了。」
她又給瓊林使個眼色，後者立刻將備好的見面禮拿上來，是一對通體碧綠瑩潤的翡翠鐲子。
池螢沒見識過什麼寶物，卻也知貴重異常。
端妃道：「這是當年惠仁太后賞賜給本宮的，原本打算兩個兒媳一人一只，只是如今……罷了，這一對本宮今日便贈予妳，望妳日後與七郎同心同德，恩愛和睦。」
池螢柔順地應了是。
端妃一片心意，池螢不好推拒，只得暫且收下，待將來離府之際再將這鐲子原封不動地還回去便是。

Crescent

端妃在榻上坐久了，身子便有些乏，被丫鬟攙扶著回床歇息，又不忘交代瓊林和芳春二人，「明日王妃歸寧的禮單妳們再幫著點一遍，萬不可有所缺漏……府裡諸事也要慢慢地交予王妃，她初來乍到，先遣管事們來認人，王妃年輕，要幫著立威……」

細細碎碎交代了好些話，人便再也支撐不住，眼皮闔上，疲憊地睡了過去。

池螢望著床榻上面容憔悴的婦人，心裡竟也升起一絲異樣的感受，彷彿自己也是被人關心的。

可這點異樣很快就消散了，端妃再多的關心也只是對自己的兒媳，可惜她什麼都不是。

好在端妃主動提及歸寧，她能趁此機會回府看望娘，這已是意外之喜了。

第二章　初見煞神夫君

次日一早，池螢戴上冪羅，攜兩個陪嫁丫鬟香琴和寶扇一同回府。

兩個丫鬟對她的身分都心知肚明，為不露出馬腳，在昭王府眾人面前她們對王妃都是一副唯命是從的恭順態度。

馬車內，池螢看了眼回門的禮單，目光落在那兩支百年人參上，若有所思。

那廂昌遠伯與殷氏得知她今日回門，倒也裝模作樣出來相迎，見她只帶了自家的丫鬟，轉身回府時面上裝出的笑意便斂得乾乾淨淨。

昌遠伯本就對女兒換嫁一事心存憂慮，待人入府立刻過問她在王府的境況。

池螢當然知道昌遠伯並非擔憂她的安危，而是怕她不夠謹慎累及整個伯府，便只淡淡回道：「昭王臥病在床，未曾見到，端妃亦身體不適，昨日拜見了一回，暫且無人疑心。」

昌遠伯略略點頭，心情複雜。

這樁賜婚落到伯府頭上，殷氏覺得是女兒的催命符，他卻以為不然。

伯府落魄已久，子弟無一出息，此時出一位王妃，哪怕是個盲眼重傷的煞神王爺，帶來的財富和體面都是不可估量的。

可他沒想到殷氏為了女兒膽敢冒著欺君的風險，鋌而走險搞這一齣。

池螢以嫡女的身分嫁入王府，連拜堂儀式都沒有，昭王的面也沒見到，短短幾日昌遠伯府就成了京中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叫他在朝中同僚跟前顏面掃地。

可轉念想想，自家找了個庶女弄虛作假，能蒙混過關已是萬幸，哪還能奢求旁的。

殷氏盯著眼前花團錦簇環佩叮噹的女子，想起她去年穿一身破舊夾襖，清瘦羸弱、搖搖欲墜地跪在府門外的模樣，心中滋味難言。

倘若昭王不是暴虐嗜殺、性命垂危，穎月如今就是王妃之尊，哪裡輪得到這賤婢之女！

她暗暗咬牙，冷聲提醒道：「雖是如此，妳也萬不可大意，否則將來出了事，誰也保不住妳。」

池螢心中冷笑，看向昌遠伯，「我要見姨娘。」

昌遠伯還未開口，殷氏立刻出聲阻攔，「薛姨娘我們自會照料，妳如今是替嫁，自當謹言慎行，時時將一個姨娘掛在嘴邊像什麼話？叫昭王府的人聽去定會覺得

Crescent

蹊蹺。」
池螢卻不肯讓步，「若不能看到姨娘身體無恙，這昭王妃我恐怕是演不下去的，母親不如讓二姊姊回來，我也好將王妃之位早日奉還。」
「妳！」殷氏氣急，「妳還敢威脅我？當年可是妳害死了妳弟弟，我還沒要妳償命，如今不過是替穎月出嫁擋一陣子，就算所嫁非人，可妳也攀了高枝，過上了插金戴銀使奴喚婢的日子，旁人作夢都求不來！我與伯爺還得費錢費力照看薛姨娘，妳不知感恩便也罷了，難道要讓整個昌遠伯府為妳陪葬嗎！」
池螢咬牙道：「母親捫心自問，當年之事當真是——」
「好了！」昌遠伯忍不住低聲打斷，「說這些做什麼，還想鬧得人盡皆知嗎？」他擺擺手，沉聲道：「薛姨娘就在春柳院，妳去吧。」
池螢立刻去了春柳院。
薛姨娘也是暗中接回府裡的，春柳院裡裡外外都是府裡伺候多年的下人，殷氏早就敲打過，不准將薛姨娘母女之事漏出去半個字，否則拔了舌頭都是輕的，眾人自不敢多嘴。
池螢進門，見薛姨娘躺在床上，面色雖算不上多好，卻比先前在田莊時病骨支離的狀態好了太多，心下微微鬆口氣，「娘。」
薛姨娘許久未見女兒，立刻強撐著起身，「阿螢，妳這幾日去了何處？我聽他們說要讓妳替二姑娘出嫁？」
池螢忙扶著她躺下，「娘放心，我沒事。」為讓她寬心，池螢只避重就輕地道：「那家的公子病入膏肓，不剩幾日了，二姊姊不願嫁，這才讓我替她。」
薛姨娘愁容滿面，「這如何替得？妳們是生得像，可脾氣秉性全然不同，被人發現了可怎生是好？」
池螢道：「我在那府裡待了幾日也無人發現不對，娘儘管放心，待那公子離世，我便回來陪您。」
薛姨娘將信將疑，池螢抿出個笑來，展臂給她瞧身上華麗的衣裙。「您瞧，女兒如今錦衣玉食，娘的病也日漸好轉，咱們的日子總比從前在田莊的時候好了太多，不是嗎？」
薛姨娘想起母女倆在田莊孤立無援的日子，阿螢這副容貌更是頻頻遭人惦記，可回到京中更是虎狼窟啊，那殷氏何等歹毒，自己的女兒不願嫁，卻要她的阿螢跳那火坑……
思及諸般種種，薛姨娘淚如雨下，「妳也是要正經嫁人的，這一鬧往後該如何自處啊。」
「這都無妨，」池螢替她順背，「等那頭事了，咱們就遠離京城，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嗯……我帶娘去江南可好？」
薛姨娘歎口氣，自己這具身子不知還能支撐多久，又不想讓女兒擔心，只好道：「日後的事日後再說，眼下妳要一切小心才是啊。」
池螢點點頭。
她不能在府裡拋頭露面，只在春柳院陪薛姨娘多坐了會，傍晚離府前又向昌遠伯

Crescent

提了兩個要求。
「回門禮中那兩株人參是上好的補品，我想留給姨娘補身子。」
人參是娘所服既濟丹中的主要成分，又是昭王府府庫的佳品，想來對娘的身子大有益處，她不想便宜了旁人。
昌遠伯看過那人參，原本想拿來給幼子送束脩的，聞言忖了忖，勉強應下。
池螢沉默片刻又道：「我在王府舉步維艱，也需上下打點。」
嫁妝是池穎月的，是池家的，昌遠伯不准她私自動用，只盼著昭王死後堂堂王府不會貪圖他池家為數不多的嫁妝，到時再原封不動地送回來，所以池螢手裡是沒有銀子的。
昌遠伯「嘖」了聲，「妳是替嫁，過去安分些便是，還真把自己當成昭王妃了？」
池螢儘量平心靜氣道：「父親也不希望被人看到，堂堂伯府嫡女身無分文，需要變賣首飾來維持生計吧？叫人瞧去，未免心生猜疑。」
昌遠伯咬牙切齒，讓管事給她取了五十兩銀子，就當送佛送到西吧。
池螢取出十兩拿來打點藥房煎藥的丫頭和照看娘的婆子，兩人大喜過望，都保證盡心照料薛姨娘。
池螢不指望旁的，只要不私下苛待娘這便足夠了。
回府的路上池螢盤算著如何用剩下的銀子做點生意，賺夠娘的藥錢，以免一直受制於人，還有當年殷氏小產的真相也要查清……總之處處都是用銀子的地方。
腦海中千頭萬緒，冷不防馬車一個急剎，霎時車轅震響，車身急停，車內主僕三人俱是猝然往前一傾。
前方傳來刀劍碰撞的打鬥聲。
池螢握緊窗框，朝外問道：「出了何事？」
車夫看清對面馬車上的徽記，又定眼看向幾名提刀的護衛，舌頭險些打結，「回王妃，是、是咱們殿下的馬車！」
殿下……車夫說的是——「咱們殿下」。
池螢腦海中短暫空白一瞬，而後隨著車外一道刀鋒交擦的銳響，這聲稱呼又在腦海中響起一聲驚雷般的錚鳴。
池螢攥緊手中錦帕，心跳快如擂鼓。
馬車外，打鬥還在繼續，刀劍交錯聲不絕於耳，每一次交鋒都似密集的鼓點砸在她心口。
昭王不是重傷臥床嗎，為何出現在成賢街？
他可知自己今日回門？
躲……還是不躲？
池螢心亂如麻，還沒做好見昭王的準備，尤其還是對方極有可能正在遇刺的情況下，被刺客發現她也在此，豈不是無妄之災。
池螢深吸口氣，慌亂中下定決心，立刻吩咐車夫，「咱們幫不上忙，不妨停遠些，以免成為殿下的累贅。」
車夫深以為然，正欲催馬繞路，孰料這一舉動反倒驚動了早顯頹勢的刺客。
Crescent

領頭的黑衣人目光一定，立刻注意到街角馬車上的徽記，大喊道：「是昭王府的馬車！」
話音落下，不光刺客們目露精光，連昭王府的暗衛都微微滯住。
能動用昭王府的馬車，這世上唯有端妃娘娘一人，可娘娘已數年未曾出府，這馬車上卻又是何人……
眾人眼神交接，當即不約而同地想起，殿下的王妃恰好幾日前入府……難道是這位？
遲疑的瞬間，對面傳來一聲駿馬嘶鳴，緊接著車夫被人踹翻在地，馬車內一陣尖叫，穿杏粉對襟長衫的姑娘被刺客拉扯下來，纖細的雪頸抵上寒光凜冽的刀刃，髮髻間的步搖隨著女子不穩的身形磕出破碎的細響。
刺客窮途末路，朝對面的墨藍錦篷馬車揚聲道：「王妃在我手中，昭王殿下若想她安然無恙，立刻放我們離去，否則我讓她血濺當場！」
池螢只覺耳膜嗡嗡震響，從未想過自己竟會有此遭遇，原來替嫁還不是最糟糕的，她很有可能今日就死於非命！
冰冷的利刃緊緊貼在頸側，隨著刺客猙獰的怒吼，那刀鋒又因他手掌止不住的震顫，往下壓出一道血痕。
池螢幾近窒息，刀刃反射的寒光映在瞳孔中，她甚至已經嗅到淡淡的鐵鏽味，下意識看向對面的錦蓬馬車。
晚風寒涼，馬車簷角的金鈴在風中輕微晃動，森冷肅殺之氣逼面而來。
就在此刻，帷幔內傳出一聲極輕的笑，像被夜風隨意掀起的漣漪，清冷如玉，漫不經心，可在寂靜長街中又顯得格外清晰。
態度已經顯而易見了。
池螢閉上眼睛，頸邊痛意冰冷而鋒利。
她沒辦法，只能試圖開口自救，「你也看到了，挾持我無用，我與昭王殿下一未拜堂，二未洞房，素未謀面，算不得夫妻……」
刺客首領瞬間咬牙切齒。
近日他們得到消息說昭王身受重傷，恰逢今晚出門，本是行刺的最佳時機，沒想到昭王早做好準備，手下暗衛更是頂尖高手，他們一行人傷亡慘重，幾乎全程被虐殺。
思及此，刺客首領面目猙獰，滾燙渾濁的氣息噴在池螢耳後，厲聲喝道：「昭王殿下，這樁婚事到底是陛下賜婚，倘若新婚三日王妃便死於非命，殿下恐怕也無法交代吧？放我們走，否則我手裡的刀可不長眼……」
話音未落，只聽風聲疾吼，馬車墨藍的帷幔短暫掀起一角，隱約露出一截玄金袍角，而後一道銀白寒芒穿透夜空，「嗖」的一聲直逼池螢瞳孔而來！
顱內有如驚雷炸開，池螢渾身緊繃，冷汗淋漓，幾乎以為自己就要死在這銀箭之下。
直到耳垂微微一痛，身後響起一聲沉悶短促的箭矢入肉聲，伴隨著刺客戛然而止的痛吼，池螢瞳孔驟縮，幾乎停滯了呼吸。

Crescent

兩息之後身後刺客轟然倒地。
箭尖貫穿喉管，鮮血飛濺，池螢眼前一片血色，連眼睫上都掛滿了血珠。
良久之後池螢微微緩過神，轉過身，才看到那枝冷箭正中刺客脖頸。
男人身下血流成河，怒目圓睜，死不瞑目。
香琴和寶扇都是大戶人家的丫鬟，哪裡見過這樣血腥的場面，全都嚇得失聲尖叫。
池螢臉色蒼白至極，指甲狠狠掐進掌心的軟肉，壓下心底窒息般的恐懼。
剩餘的刺客群龍無首，只留三個活口，其餘全部就地斬殺。
池螢僵立在原地，纖薄的身子隱隱發顫。
馬車緩慢駛來，車輪碾過地面碎石，帶出沙啞撕裂的長音，經過身旁時寬大車身覆下濃重的陰影，宛若嗜血的巨獸將她單薄的身軀全然籠罩。
為首的護衛得昭王吩咐，上前拱手道：「殿下請王妃上車。」
池螢回頭看向自己坐的那輛馬車，車轅斷裂，車夫昏倒在地，兩個丫鬟都受了驚嚇。
她面白如紙，儘量忍住嗓音的顫抖，「我……我自己回去便好，不勞煩殿下……」
保險起見，她與昭王還是減少接觸為好。
方才那冷箭若只偏半寸，死的便是她了，她還沒想好要如何與一個險些要了自己性命的人處在同一屋簷下。
然而車內人久久沒有回應，彷彿極有耐心。
池螢僵著身子，只覺簷角的金鈴像催命的鼓點，一聲聲敲擊在心口。
護衛看眼馬車，話中已含催促之意，「王妃上車吧，莫要讓殿下久等。」
池螢暗暗咬齒，心知躲不過去，只好硬著頭皮踏上馬車。
指尖緩慢挑開車帷，清沉疏冷的伽藍香散入鼻尖。
池螢抬起眼眸，終於見到了自己這名義上的夫君。
男人一身玄金暗紋錦袍，清雋冷白的面容隱在半明半昧的光影裡，襯得輪廓平添幾許鋒利，五官深峻，唇色淺淡，周身氣度從容，天生的上位者氣場，視之令人心驚，尤其是他指腹間還把玩著一把精巧的弓弩。
池螢回想起方才貫穿刺客脖頸的那一箭，下意識打了個寒顫。
他不是失明已久嗎？怎會有這樣的準頭……
如此怔怔想著，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看了他太久。
直到男人溫聲提醒，「王妃不坐？」
清冽溫涼的嗓音，有種昆山玉碎、春雪折竹般的質感，泠然漫過耳際，無端令人心顫。
池螢匆忙回神，躬身施禮，「……妾身見過殿下。」
「妾身」二字咬得極為艱難。
昭王頷首，「嗯。」
池螢滾嚥喉嚨，挨著前帷的角落坐下，儘量與他保持距離，可目光還是不自覺地瞥向昭王，悄悄看他的眼睛。
以往只知他性情陰鷙冷酷，沒想到竟是如此昳麗無雙的相貌。

Crescent

只見他眉眼微垂，灰冷的瞳仁洇出沉沉暮靄，又似香灰燃盡，睫毛很長，在眼瞼壓下淺淺陰翳，目光微微放空，手邊還倚著一根鑲嵌墨玉的竹杖，應是眼盲無疑。
「王妃在看本王？」昭王突然開口。
池螢身軀一顫，便見他唇角若有若無地勾起，視線虛虛落下，分明沒有看她一眼，可清潤淡然的目光卻似洞穿一切。
他還在等她的回答。
池螢按下心中恐懼，斟酌道：「妾身聽聞殿下重傷在臥，沒想到在這裡見到您。」
昭王喉間逸出一絲淺笑，「若非刺客提醒，本王倒是忘了，前日正是本王大婚，當日未能親迎，王妃不會怨懟本王吧？」
池螢道：「……妾身不敢，殿下傷重，妾身自當諒解，方才一時慌亂，是妾身失言了。」
昭王頷首，「王妃果然通情達理，善解人意。」
池螢面色青白，不知如何回應。
外面的殺戮還在繼續，似是倒地的黑衣人中有人詐死，意圖回去報信，被王府護衛接連幾刀，徹底了結性命。
馬車內，男人神容閒逸，唇邊掛著極淺的笑意，彷彿車外幾十具屍體都不過是取悅他的東西。
池螢想起坊間關乎昭王的傳聞，說他陰鷙嗜殺，如煞神降世，而池穎月提及昭王更是滿臉驚惶，唯恐避之不及。
而她今日也見到了，昭王根本不像傳言中重傷不治、將死未死的模樣，他分明……
池螢不敢直視他面容，壓低眉眼，目光無意間落在他摩挲弓弦的手掌。
他的手指清瘦修長，戴一枚青玉扳指，白淨清透的骨節處微微泛紅，手背蟄伏的青筋有種凌厲割裂之感，任由那弓弦在指腹壓出令人心驚的紅痕他也似渾然不覺。
昭王察覺到她的目光，指骨輕微一動，又笑了，「王妃還在看什麼？」
池螢身軀一顫，幾乎腿軟，「殿下恕罪，妾身……」
「王妃何罪之有？」昭王好整以暇道：「只是本王不知王妃對我竟是這般好奇。」
「妾身不敢。」池螢抿緊唇瓣，再不敢抬眼。
馬車駛遠，車外慘叫聲與血腥氣也在慢慢遠去。
昭王聽到身邊女子耳墜晃動的細碎響聲，兩邊似有差異，忽想起什麼，從袖中取出錦帕，頓了頓，遞給她，「王妃受傷了？」
話語落時頸側的刺痛也密密麻麻地湧上來，池螢下意識伸手摸了摸，指尖沾到一抹殷紅血跡。
昭王喜潔，芳春姑姑說過的——
眼盲之人對氣味格外敏感，事後需她喚人清理，津液與氣味不能留於房中，以免影響殿下好眠。
方才想必是嗅到了她身上的血腥味，偏偏她的帕子在被刺客劫持時落在了馬車上。
池螢遲疑片刻，伸手接過，「謝殿下。」
只是接過帕子時指尖無意間碰到男人的手指，溫涼如玉的觸感嚇得她幾乎觸電般

Crescent

地收回。
好在頸處傷口不深，只滲出一點血，池螢緩慢擦拭乾淨，又仔細擦了擦臉側和眼尾的血跡。
這帕子同他人一樣，帶著溫冽的伽藍香氣息。
然神佛慈悲，普度眾生，這帕子卻沾染了刺目的血汙，讓人恍惚分不清，究竟是香氣還是煞氣。
池螢將帕子疊好，輕聲道：「回頭我洗淨還給殿下。」
昭王撚了撚手指，那裡恍惚還有殘留的溫度，皮肉下像鑽進某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癢，他蹙緊眉頭，眉宇間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躁怒。
馬車緩緩停在昭王府外。
池螢從還沒出成賢街的時候便開始焦慮，等到府門外要不要攙扶昭王下車。
昭王目不能視，她作為王妃理當侍奉左右，可打從心底她並不願與昭王有過多接觸，這個人比她想像中要更危險，說多錯多，不如敬而遠之。
思來想去，池螢總算想好說詞，「妾身手上沾染了髒汙，恐冒犯了殿下，還是請殿下的貼身侍衛搭把手吧。」
昭王握住手邊竹杖，嗓音染著笑意，「還是王妃思慮周全。」
池螢總覺得那話中有股揶揄的意味，不敢多想，迅速走下馬車。
昭王隨後傾身，竹杖點地，徐徐下車，無須攙扶竟也走得四平八穩，除了動作緩慢些，幾與常人無異。
晚風輕拂，月華如水，男人清峻挺拔的身影被籠上一層銀白光暈，越顯得神姿高徹，雍雅絕倫，舉手投足間看不出任何將死之人的跡象。
他輕點竹杖，緩緩逼近，漆黑孤拔的身影一步步侵吞她腳底的月光。
池螢只覺胸悶壓抑，背脊發冷，默不作聲地後退兩步，沒想到竟被他輕易察覺。
男人唇角彎起，似笑非笑，「王妃害怕本王？」
說不害怕是假的，尤其是在這麼一個比尋常人更危險、更警覺、更審慎，深不可測又惡名昭著的人面前，池螢幾乎緊張到呼吸不暢，無所適從。
好在昭王沒再為難她，只溫聲道：「今日王妃也受了驚嚇，早些回去休息吧。」
池螢當即如釋重負，「謝殿下。」
可昭王分明聽出她尾音中藏著一絲極易辨認的鬆快。
池螢俯身告退，往府門內走去，只是這一路卻覺如芒刺背，像被一道實質的目光牢牢鎖住，沉沉壓迫著脊背，迫得她不得不加快腳步。
第三章　騎虎難下的王妃
回到漱玉齋，屋裡的丫鬟見她一身血汙都嚇得花容失色。
芳春姑姑聽聞她與昭王今日遇刺更是滿臉驚駭，趕忙取了金瘡藥來替她上藥包紮。
池螢傷在脖頸，哪怕傷口不深也瞧得人心驚肉跳。
「王妃的耳墜都斷了。」
池螢下意識摸了摸耳垂，想起那一箭擦過耳下時的輕微脆響，猜測便是那時斷裂的。
Crescent

芳春將那僅剩半截的耳墜取下來，收進妝奩，心疼之餘面上也難掩詫異，「王妃是說，殿下不光安然無恙，還親手射殺了那名刺客首領，這耳墜也是殿下射斷的？」

池螢隱去當時驚險，將今日之事簡單說了，在芳春聽來倒像是王妃遭刺客挾持，殿下不受威脅，英雄救美的故事。

「這麼說殿下的傷應該痊癒了。」

池螢若有所思，「殿下既能行動自如，想必已無大礙吧。」

芳春一怔，以為王妃誤會了什麼，趕忙解釋道：「殿下先前的確受了重傷，否則也不會缺席大婚，王妃莫要多想……」

她也犯了難，畢竟王妃才嫁進來三日，告知她真相恐把人嚇著，可若不說又難以解釋自家殿下為何連婚儀都不能到場，至今還與王妃分居兩處。

思來想去，芳春還是如實相告，「那日是娘娘神智不太清醒，誤把殿下認成謀害定王殿下的兇手，一時失控，刺傷了殿下……」

池螢微微錯愕，難怪芳春姑姑三緘其口，沒想到竟是端妃娘娘動的手。

端妃的癔症竟已嚴重到如此地步，連自己的兒子也認不出嗎？

芳春沒敢告訴她的是，倘若娘娘手中的燭臺再偏半寸，傷及心脈，昭王殿下便是神仙下凡也難救回了。

外頭都傳殿下傷重難治，的確也沒有說錯。

偏偏娘娘每回癔症發作，昭王殿下都任由她動手，滿身鮮血亦含笑接納，不准任何人阻攔。

若非這回實在傷得太重，他們做下人的想盡辦法也要勸殿下完婚的，娘娘看到他們夫妻恩愛和睦，欣慰之下說不準病症也能有所好轉。

池螢留意她的表情，猜測昭王應該傷得不輕，可她今日親眼見過昭王，那人絕非時日無多的樣子。

或許這就是世人常說的「禍害遺千年」吧。

想起成賢街驚心動魄的那一箭，馬車內男人好整以暇的神情，池螢臉色泛白，手指也不自覺地蜷縮起來。

昭王不死，她要如何全身而退呢？

香琴和寶扇今日都驚嚇過度，池螢叫她們回房休息，讓芳春姑姑伺候她沐浴。

芳春見她滿臉愁容，以為她是害怕端妃的病情，寬慰道：「王妃莫怕，娘娘偶爾是不大清醒，可身邊護衛眾多，就算癔症發作也不會傷害到您的。」

池螢心道，昭王不就被她誤傷了嗎，難道是因為眼盲沒能及時避開？

池螢心中這樣想，卻不好宣之於口，只道：「我並無此意，只是有些擔心母妃和殿下。」

芳春姑姑唇角含笑，倍感欣慰。

王妃不光生得美，性子也是極為溫婉和善，這回大婚終究是昭王府有失禮數，可王妃全無埋怨，總是這副溫言細語的模樣，哪怕今日因殿下受到無妄之災也沒有露出半點不悅的表情。

芳春愧疚之外對她又多幾分憐惜。

Crescent

手指撚了些花露，細細抹上王妃的烏髮，芳春垂眸打量她清麗動人的眉眼、嫵媚天成的身段，雪膚紅唇，玉臂纖腰，真是無一處不婀娜，無一處不動人心魄。
可惜殿下眼盲，見不到王妃的美貌。
不過王妃的嗓音也好聽，細細柔柔的，像爐子裡溫著的梨花酒，清透的香裹著花瓣的軟，聽得人耳根都酥了半邊，光聽這聲音也知是個美人。
芳春替她通著髮，笑問道：「王妃今日見著殿下，感覺如何？」
池螢雙頰被淨室的水霧熏得緋紅，這模樣倒真像極了羞赧。「殿下……清貴端方，俊美無儔。」
她揀了些漂亮話說，芳春姑姑果然心花怒放，「可不是，大晉歷來的君王無不是龍章鳳姿、丰神俊朗，端妃娘娘年輕時更是有傾城之姿，殿下與定王殿下都是頂好的相貌，咱們殿下即便傷了眼睛也依舊面如冠玉，矜貴出塵，且殿下為人良善，絕對是個風度翩翩的君子……」
池螢垂頭默然。相貌俊朗她認，至於這「為人良善」……未免太過牽強。
倘若不是親眼看到那刺客被他一箭射穿脖頸，成賢街屍首橫陳，她或許也會被他清雋朗潤的外表所蒙蔽吧。
見王妃美目微怔，芳春姑姑忙解釋，「外頭傳言作不得真，殿下所殺之人無不是奸邪大惡之徒。」
雖說她一介僕婦斷不可妄議儲位之爭，可芳春姑姑也不願讓王妃誤解自家殿下的為人，壓低聲音道：「當今陛下皇子眾多，明爭暗鬥難免，我們殿下便是為此傷了眼睛，定王殿下更是……」說到傷心處，芳春歎息，「謠言兵不血刃也能毀了一個人，殿下這些年過得不易，端妃娘娘又久病纏身，好在如今您來了，殿下總算有人相伴了。」
池螢抿緊唇瓣，心虛地低下頭。
芳春只當她害羞，心想也是時候請殿下回漱玉齋住了，夫人溫順和善，她自然願意玉成好事。

雁歸樓底，王府暗牢。
濃稠的血腥氣裹挾著陰冷的鐵鏽味，鋪天蓋地籠罩在昏暗潮濕的刑房。
刑架上三名刺客早已血肉淋漓，飛濺的皮肉黏連在濕冷的牆壁上，慘叫聲此起彼伏，投射在青磚上的殘缺陰影扭曲亂顫，宛若地獄惡鬼劇烈掙扎。
晏雪摧摘下拇指的青玉扳指放置一邊，從刑桌上挑出一把寒芒畢露的剔骨刀，循聲行至刺客面前。
那剔骨刀在他手中宛如藝術品，刀刃慢條斯理地沿著血淋淋的皮肉寸寸挪移，找到一些特殊的穴位，在受刑人劇烈的顫抖之下刀尖刺入，由淺至深，緩慢扭轉。
耳邊霎時響起刺客撕心裂肺的哀嚎，鐵鏈震得嘩啦作響，地磚上血水橫流。
晏雪摧掌腹染血，氣定神閒，甚至從那慘叫聲中找到某種興味，唇邊勾起一絲淺淡的弧度。

Crescent

不出半晌刺客就熬不住酷刑，招出了幕後主使——一個江湖幫派。
大晉這些皇親貴胄暗中豢養殺手的不在少數，如今連江湖組織也捲入了朝堂紛爭，看來他那幾位兄長已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晏雪摧平靜地聽完招供，知道不會問出更多了，也似才意識到剔骨刀還在刺客體內，他唇邊染笑，瞳仁卻是冰冷無溫，「抱歉，本王眼盲，不知位置可有找對，所以只能一寸寸試了。」
刺客渾身都因疼痛而劇烈地顫抖、抽搐，本以為招出主謀總算能鬆口氣了，可昭王似乎並沒有打算放過他。
那鋒利刀尖一路剖開皮肉，他甚至能夠清晰地聽到刀刃在自己骨頭上剮蹭的聲響，哀嚎聲也從一開始的痛苦變得淒厲、沙啞和扭曲，直到再也發不出半點聲音。
地牢中的王府暗衛雖見慣了這等血腥虐殺的場面，卻還是忍不住背脊發寒。
他們這些心腹下屬都知道，其實早在定王殿下戰死、端妃娘娘患病之後，主子也變了心性。
人前的殿下溫和有禮，人後卻頗為陰鷙冷酷，他們使用刑訊手段是為查出幕後主使，可殿下卻更像是……像一種娛己的手段。
尤其在失明之後，他施刑時更喜親力親為，像享受一場有趣的殺戮遊戲，有條不紊地操控旁人的生死。
這個時候他們甚至不敢去看殿下的眼睛。
也有人因好奇或無意間看到過，那雙灰冷寂滅的眼眸在他殺人時總會迸發出極度愉悅的光芒，眼尾泛著病態的緋麗，彷彿地獄盛放的曼陀羅，嗜血又妖冶。
今夜的殿下似又比往常更甚。
另外兩人也是同樣的死法。
待三人徹底死透，晏雪摧灰沉的眼底愉悅散盡，用帕子反反覆覆擦拭指縫黏膩的血跡，直擦拭到指節泛紅方才作罷。
只是今夜的刑訊並不能讓他體內壓抑的躁怒悉數消解。
視覺的缺失需要依靠其他感官的絕對饜足來填補，殺人或自傷便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
只有在慘叫聲與血腥味的雙重刺激下，在刀與血肉白骨的摩擦聲中才能緩解體內某種不明的渴求。
今夜他殺了不少人，可依然不夠，體內湧動的慾望絲絲縷縷地滲透骨血，極難自抑。
他指尖撚過帕面，腦海中再度想起馬車內少女指尖掃過的溫涼細膩的觸感。
已經記不清有多久沒有接觸過外人了，即便雙目失明，對觸覺的感知更加渴望，他也從不需人貼身伺候、攙扶行走，就算殺人、刑訊，也從不會親手觸碰旁人的身體，他用刀。
因為他們令他無比厭惡。
可今日觸碰到的女子卻令他有種異樣的感覺。
誠然她身上濃郁的脂粉花露香令人不適，可他還是透過這股庸俗不堪的味道嗅到

Crescent

了屬於她自身類似橙花的氣息，清雅純淨，帶著若有若無的甜意，而當那同樣溫軟細膩的嗓音漫入耳膜，一瞬間帶來的感官簇放竟勝過以往萬千。
刑室燭火在他冷寂的瞳孔跳動，宛若深淵中燃起一簇猩紅的火苗，直至此刻指尖猶能激起一股陌生的顫慄。
出了暗牢，護衛程淮前來稟報，「屬下折返成賢街，並未發現王妃的耳墜。」
晏雪摧輕笑，「被人撿走了？」
程淮猜測道：「興許是王妃身邊的丫鬟發現，撿了回去，興許是路過的百姓。」
晏雪摧哼道：「興許？」
程淮背脊發汗，心知自家殿下不喜這些模稜兩可的說法，當即拱手，「屬下立刻去查！」

池螢很快將昭王的錦帕洗淨，琢磨著何時給他送過去。
寶扇自告奮勇替她跑了一趟，卻被雁歸樓的護衛攔下了。
那身著盔甲、厲眉鷹目的護衛半點情面不給，抬手送客，「殿下今日不在府裡，姑娘還是請回吧。」
別說寶扇只是王妃身邊的陪嫁丫鬟，就算是王妃本人到此護衛也是這句話。
看殿下大婚當日缺席的態度也知道王妃不得他喜愛，也難保不是外面派來的細作，王府護衛自不能放鬆警惕。
這些年來試圖接近殿下的女子不在少數，未得殿下允許，他們不會接受或轉達任何女子送來的香囊錦帕等物。
寶扇還想再問，卻被護衛凌厲的眼神嚇退。
回來之後寶扇實話實說，池螢收回帕子，並無失望的表情。
若不是用了昭王的帕子，答應洗淨還給他，她是絕不願主動招惹的。
香琴也道：「不過是一方錦帕，想來昭王殿下也不缺，沒準兒早就忘了。」
她是殷氏的心腹丫鬟，來時得了叮囑，絕不能讓三姑娘替嫁之事敗露，處處都要幫著周全，如今昭王非但沒有重傷昏迷反而與三姑娘有了牽扯，又是那等殺人不眨眼的性子，香琴怎能不懼，一想起那夜成賢街屍體橫陳血流成河的場景，她便忍不住渾身發怵。
池螢沉默片刻，剛要將帕子收起來，芳春姑姑從外頭進來，恰好看到這一幕。
「這是殿下的帕子？」
池螢指尖一頓，見瞞不住，只得將這帕子的由來如實說了，心想倒不如請芳春姑姑去送，她是府裡的老人，雁歸樓自不會攔著……
孰料還未開口便聽芳春姑姑道：「王妃何不自己去送？」
池螢忙道：「殿下事務繁忙，又有傷在身，我怎好貿然前去打擾。」
「怎會是打擾，」芳春盯著那錦帕，眼底驚詫未消，「您初來乍到，不知殿下的貼身衣物皆有專人打理，從不讓外人碰他的私物，他願意給您用自己的帕子，那便是將您當作親近之人了。」

Crescent

池螢總覺得她對昭王是不是有誤解，又不好把為難寫在臉上，只能藉口道：「改日……待殿下回府我再親自過去吧。」
她有意拖延，芳春姑姑卻放在了心上，次日晌午打聽到昭王回府，當即進屋傳話。言下之意她可以去還帕子了，還可藉此機會探望殿下的傷勢，與殿下多加親近。
池螢無奈，只得應下，畢竟尋常夫婦哪有妻子冷眼旁觀丈夫重傷卻推三阻四不去探望的道理。
略微收拾一番，主僕幾人前往雁歸樓。
雁歸樓飛簷斗拱，五層高，面闊七間，梁枋彩畫遍佈，歇山頂上金黃琉璃瓦麗若雲霞，簷下金鐸在風中叮鈴作響。
芳春姑姑介紹道：「府裡的藏書閣、殿下的書房皆在此處，其間也設了清修之所，殿下時常在此小住。」
池螢一一頷首。
護衛見是芳春姑姑，態度客氣許多，看眼王妃和早晨見過的寶扇，沒有多言，轉身入內稟報。
池螢站在階前靜靜等著，腦海中回想起當日馬車內男人溫雅清冷卻暗含危險意味的話語，尤其是被他發現自己幾次偷看，便忍不住頭皮發麻，驚魂未定。
不多時，護衛出來回話，「殿下請王妃與芳春姑姑進去。」
池螢深吸口氣，緩步踏上漢白玉石階。
寶扇與香琴正要隨之進去，卻被護衛攔下，「殿下只說讓王妃與芳春姑姑進，其餘人等一概不得入內。」
兩個丫鬟只好退至一邊。
昭王的貼身太監元德在門前笑臉相迎，施禮道：「王妃萬福金安。」
池螢見他面白無鬚，嗓音細柔，想是昭王殿下從宮中帶出來的宦臣，忙叫起身。
芳春姑姑與元德相熟，邊入內邊問：「聽聞林院判今日也來了府裡，殿下的傷勢可還好？」
元德道：「殿下恢復得尚可，先前那幾道傷已有好轉趨勢，雙眼也重新上過藥了，只是……」
他目光流轉，暗自掃過一路默然不語的王妃，出於謹慎，到底沒將殿下眼睛的情況如實相告。
池螢並不在意，拾級而上，慢慢地，有淡淡的藥香與伽藍香沁入鼻息。
直至頂樓寢屋，步入屋內便見一人倚榻而坐，著霜白寢衣，雪紗覆眼，衣襟半敞，隱隱露出一截白色紗布，手臂隨意擱在紫檀木几上，一名長隨正替他包紮換藥。
元德道：「殿下，王妃到了。」
池螢垂下眼瞼不敢多瞧，躬身施禮，小心翼翼將帕子歸還。
晏雪摧輕牽唇角，「不過一方帕子，倒叫王妃費心了……這是妳親自洗的？」
池螢不知他為何這樣問，想是生性喜潔，不願叫那些粗手粗腳的婆子碰他的帕子吧。
思及此，她如實答道：「是。」

Crescent

帕子送至，她不欲多待，想著尋個由頭告退，倏忽聽到昭王輕「嘶」了聲。
滿屋人瞬間繃緊神經，替他換藥的長隨青澤手一抖，當即跪下告罪，「殿下恕罪，是奴才不知輕重……」
晏雪摧眉心微蹙，卻只是道：「無妨，你下去吧。」
青澤額頭冷汗直出，渾身發抖。
他辦事向來仔細，否則也不會留在殿下跟前伺候，上藥更是做慣了的，方才也是尋常塗抹傷藥，力道放得很輕，不知哪裡出了差錯，竟弄疼了殿下……
要知道殿下昔日身中數刀、傷口拔箭都是一聲不吭的人，難道當真是他一時失神，手下失了輕重？
元德正要上前替昭王上藥，芳春姑姑朝他使了個眼色，「王妃既在此，不如讓王妃替殿下上藥可好？」
池螢簡直猝不及防，下意識便想以手法生疏搪塞過去，卻沒想到昭王薄唇輕啟，吐出一字，「可。」
她更是騎虎難下了，「妾身從未做過……」
芳春笑道：「萬事都有頭一回，王妃溫柔體貼，心細如髮，何愁做不來？」
元德偷眼看昭王，見自家主子彎唇不語，心中了然幾分，把藥遞過去，「王妃試試吧。」
池螢無奈，只得接過金瘡藥，手指攥緊瓷瓶，緩緩上前，在昭王面前傾身。
清甜的橙花香悄然漫過鼻尖，那忽遠忽近、似有若無的溫熱呼吸拂過他小臂的傷口，又帶起皮肉癒合期間滋生的暗癢，晏雪摧不動聲色地收緊了掌心。
池螢這一刻甚至在想，要不裝作毛手毛腳弄疼了他？往後芳春姑姑顧忌這一點也會打消推她上前伺候的念頭，可一想到昭王陰鷙嗜殺的性子，得罪了他不知會遭到怎樣的報復，她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
目光甫一落在男人手臂猙獰的傷口，池螢瞳孔微震，霎時回神。
傷口並不平整，有細線縫合的痕跡，邊緣翻捲的皮肉猩紅扭曲，猙獰駭怖，難以想像當時是何等的驚險。
池螢想起芳春姑姑說過昭王是端妃娘娘所傷，而傷口又非刀劍劃破那般平滑流利，反倒像被某種尖銳之物狠狠扎入再用力撕扯，方能劃出這道醜陋蜈蚣般的傷痕。
昭王微微垂首，朝向那股溫熱氣息的來處，幾近清晰地感受到她似乎屏住了呼吸。
他沉吟片刻，開口笑問：「本王的傷口，很難看？」
池螢手指微顫，慌忙收回思緒，「不，不難看……」
腦海中亂糟糟的，好像他每回開口都能打她個措手不及。
晏雪摧道：「不難看？」
池螢柔聲道：「只要殿下堅持上藥，傷口很快就會痊癒，傷疤也會慢慢地淡了。」
晏雪摧似是笑了下，「是嗎。」
池螢頷首，髮髻的流蘇也隨之晃動，卻聽昭王笑道——
「抱歉，本王看不到，妳這是點頭還是搖頭？」
池螢只好道：「是點頭，殿下放心吧。」

Crescent

她低下頭，全神貫注地給他塗抹金瘡藥。
好在她從前給娘上過藥，後來娘這些年纏綿病榻也是她日日照看，她手穩也輕柔，幾乎沒怎麼碰到男人的皮膚，很快便將傷口重新上藥包紮。
紗布打完結扣，池螢輕吁一口氣，沒有察覺到男人指節微不可察地顫了下。
一旁的林院判見她處理妥當，不由得誇讚道：「王妃手法溫柔俐落，鬆緊得宜，竟不亞於下官那幾個不成器的徒兒。」
晏雪摧笑道：「本王還以為王妃出身勳貴，不擅此道，沒想到王妃很是得心應手，倒是本王之福了。」
池螢原本並未察覺林院判那句有什麼，直到聽見昭王這話，她腦海中轟然一聲，冷汗直冒。
是啊，池穎月自幼十指不沾陽春水，琴棋書畫雖算不得頂尖，但平日接觸的都是焚香品茗、插花掛畫這些雅事，哪裡做過替人包紮上藥的活。
她光怕手上動作不穩，引得昭王不滿，卻又表現得過分熟練了。
池螢心跳加快，攥緊手指，讓自己平復下來。
或許只是隨口一句客套話，尋常人豈會因此就懷疑她身分有假呢？是她心虛，亂了陣腳。
「是……是我母親請女醫教的，」池螢思索片刻，解釋道：「出嫁前，母親聽聞殿下身受重傷，特請女醫過府，教些簡單的醫理與包紮上藥的技巧，妾身愚鈍，只學了些皮毛，讓殿下見笑了。」
晏雪摧卻精準捕捉到她話裡的漏洞，「可王妃方才不是說從未做過？不知道的還以為王妃不願與本王親近。」
池螢心頭一凜，後背隱隱發寒。
晏雪摧聽到她紊亂的呼吸，不禁笑道：「玩笑話罷了，嚇到妳了？」
池螢嚥了嚥喉嚨，「沒、沒有。」
晏雪摧道：「伯爺夫人有心，王妃也不必自謙，方才妳做得很好。」
他沉吟片刻，忽然試探著往前抬手，池螢不明所以，臉色一白，下意識便往後躲開。
晏雪摧手指摸空，頓了下，良久才緩慢收回，似是寂然地笑了下。「王妃沒有戴回門那晚的耳墜？」
池螢微微一愣，下意識摸了摸耳垂，難道他還能聽出自己的耳墜有何不同？
「那耳墜……丟了。」
她沒說是被他射斷的，丟了一半也算是丟了吧。
晏雪摧並不驚訝，又問：「是那晚丟的？」
池螢點頭，又加了個「嗯」字。
晏雪摧道：「倒是本王不好，讓妳遭遇無妄之災，還丟了耳墜，來日本王定尋一對更好的賠給妳。」
池螢不願與他有太多牽扯，「不過一副耳墜，殿下不必掛懷。」
晏雪摧卻道：「王妃的事便是本王的事，豈可敷衍。對了，妳的傷可還好？」

Crescent

池螢回道：「只是皮外傷，不礙事的。」
她今日都已經撤下紗布了。
晏雪摧抬手吩咐，「勞煩林院判替王妃瞧一瞧。」
林院判躬身應是，見池螢僵直地站在那裡，做了個請的姿勢，「王妃坐吧。」
池螢無奈，只好走到几案旁坐下。
頸邊只有一道已結痂的細痕，林院判細瞧片刻，道：「王妃已無大礙，傷處堅持塗藥膏，不出兩月便可恢復如初了。」
晏雪摧道：「本王聽聞太醫院有種雪膚膏，最得後宮妃嬪青睞，對淡化傷痕有奇效。」
林院判當即頷首，「是，下官回去後即刻差人送過來……」
晏雪摧擺手，「不必如此麻煩，明日你來時帶著便是，到時親自交代王妃用量。」
池螢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便見昭王朝她的方向「看」來，「王妃明日會來吧？」
冷不防聽到這句，她險些舌頭打結，「我……妾身……」
晏雪摧欣然道：「既然王妃特意為本王習得醫理，上藥手法亦是嫻熟麻利，不如從明日起就由王妃替本王包紮上藥，如何？」
池螢：「……」突然有種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無力感。
若說昭王對自己有幾分興趣她是絕不相信的，但凡他有一絲對昌遠伯府、對她的尊重，也不會假借重傷之名連拜堂成親都不露面。
可既對這門親事不以為意，他又為何總說些模稜兩可的話，還要她親自包紮上藥？戲弄，抑或是試探？
一切都與來時想像的不太一樣，也許是傳聞失實，也許就是父親與殷氏哄騙的她，可事到如今已難有轉圜之地。
昭王傷勢好轉，身體康健，甚至還在請御醫治療眼疾，那就說明他的眼睛還有治癒的可能。
倘若他一直活得好好的，她還能有離開的希望嗎？
池螢暗歎一聲。
眼下她能做的，唯有謹小慎微地扮演好伯府嫡女的角色，瞞過所有人活下去，然後等一個轉機。

Crescent